

五四與新文化運動

李 霜 青

民國六十五年元月十六日至十七日，在日月潭青年育樂中心舉行的「中國現代史教學研討會」中，有人主張要重視五四運動，言下大有把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混為一談之意。

(一)五四運動的澄清

現在許多人最弄不清楚的，是新文學運動、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的關係。

唐君毅先生曾說：「五四運動是一種青年運動，其中表現一種新的中國青年之精神。過去時有人爭論五四運動是誰領導。有人說是由提倡新文化運動的人領導的；有人說是由孫中山一直在南方領導的反北洋軍閥之政治運動，所間接影響而成的；共產黨則說是當時的共產主義者領導的。」唐先生是四十四年九月在他的大作「六十年來中國青年精神之發展」一文中這樣提起過。究竟五四運動是誰發起？誰領導？唐先生沒有說出來。到了五十七年五月四日我出版了「五四運動徵實」一書，從歷史事件考證中，我發現了新文化運動者的胡適，和五四運動毫不相干。胡適自己的文字記載說：

一九一六年以來的文學革命運動，方才是有意的主張白話文學。(文學革命運動)
一九一七年新青年雜誌中已揭出文化革命的口號。一九一八年冬天，陳獨秀創每週評論。北京大學學生傅斯年、羅家倫、汪敬熙出

版「新潮」。(文學革命運動)

五四是十六年前的一個可紀念的日子。民國八年五月四日(星期日)下午，北京的十幾個學校的幾千學生集會在天安門，人人手裏拿著一面白旗，寫著「還我青島」……這是五四那天的經過。(那時我在上海，以上的記載是根據「每週評論」第二十一期的材料)由胡適的記載中，可知新文學運動、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是不同的三件事。

五四運動與共產黨有沒有關係？我們知道：共產黨之在中國產生，乃民國十年七月於俄共優林來華，首次成立於上海。民國八年，中國共產黨根本尚未誕生。……該時毛澤東尚在長沙湖南省第一師範附屬小學任事。可見五四運動與共產黨毫無關係。有人說：「五四運動實在包含學生運動和新文化運動這兩個互為必須條件的方向。」(殷海光：中國文化的展望)就我考證所知：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巴黎和會開幕。四月中旬，義大利代表為阜姆問題，憤而離開巴黎和會。北京法政專門學校學生盧式穀、方毅，聞此消息，盧與方打賭曰：下次退出和會者必日本也。四月三十日，日本代表聲稱，如不能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利，即將退出和會。盧、方於五月一日閱報，乃憤然曰：我們幹起來吧！即約鄂籍同鄉同學黃炳蔚、張伯謙及貴州籍同學劉琪參加。盧負責撰文

，方負責籌劃，黃炳蔚奔走連絡，張伯謙應付反對者，劉琪善於演說，各發揮所長。五月三日(星期六)在該校預科講堂召開全校同學會，派人赴各校連絡：於五月四日晨派代表至法政專科開會，並由各校於五月四日下午一時逕組隊至天安門遊行。五月四日晨，各校到會者異常踴躍，公推傅斯年為主席。名記者邵飄萍並曾登台演講，有名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就是在大會上由傅斯年以白話文草就，經大家修改通過的。下午一時的天安門遊行大會，傅斯年仍為主席團中之一人。羅家倫、段錫朋等始參加。這是一個純粹的學生愛國運動，各校教職員均未參加。當然沒有陳獨秀、李大釗等在內。瞿秋白曾以俄文專修館的學生身份參加，彼時瞿無影響力，也非共產黨。

所以，五四運動的發生，絕不是「新文化運動為五四運動開路或在思想上發端。」(羅家倫)反之，「五四運動的展開，則有助於新文化運動的擴大。」而且，五四運動證明了白話文是向大眾宣傳的利器，胡適就很高興的見到五四運動後，白話文的刊物，如雨後春筍的出現。所以，五四運動對新文學也有擴大之功。

現在，我們且看學界人士對五四運動的評價
唐君毅先生說：「五四時代之青年精神之可愛處可貴處，在其表現中國知識份子要求主宰政

治，改革社會的一股新鮮活潑的朝氣。……：五
四運動時代的青年精神之缺點，仍在其不免只表
現消極的破壞的價值。」
其他學者如蔣夢麟等對五四運動的批評，具

見我所編的「五四運動徵實」一二四至一二八頁
，可供參考。為節省篇幅，茲不引錄。

(二) 新文學運動批判

白話文是宣傳的利器，革命黨
人在辛亥前夕，辦過不少白話報，
但均告失敗。因為那時的知識份子
視白話文為膚淺。民國三年，章士釗
創甲寅雜誌，陳獨秀任編輯，黃遠
庸首揭白話文之旗，黃遠庸又名遠
生，曾任上海新報駐北平記者。民
國四年，陳獨秀創刊新青年時主張
「本誌以平易之文，說高尚之理。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生胡適，於一
九一六年十月寫信給陳獨秀說：「
年來思慮觀察所得，以為今日欲言
文學革命，須從八事著手。」所謂
「八事」是：

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陳
套話。三曰：不講對仗(文當廢
駢，詩當廢律)。四曰：不避
俗字俗語(不嫌以白話作詩詞
。五曰：須講求文法之結構
。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
：不作無病之呻吟。七曰：不
摹倣古人，語言須有個我在。
八曰：須言之有物。此皆精神
上之革命也。」(「新青年」
二卷二號，以後凡屬於「新青
年」的文章多不引卷號)
胡適一九一七年一月，又在「
新青年」二卷五號，改變「八事」
的次序，發表「文學改良芻議」。
他說：「吾以為今日言文學改良，
須從八事著手。八事者何？一曰，

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倣古人。三曰，須講求
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爛調
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
不避俗字俗語。」胡適把這「八事」，稱為「八
不主義」。

到一九一八年四月，胡適改「八不主義」為
下述四條：

一、要有話說，方才說話。這是「不作言之
無物」的文字一條的變相。

二、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該怎麼說，就怎
麼說。這是二、三、四、五、六諸條的變相

。三、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這是
「不摹倣古人」一語的變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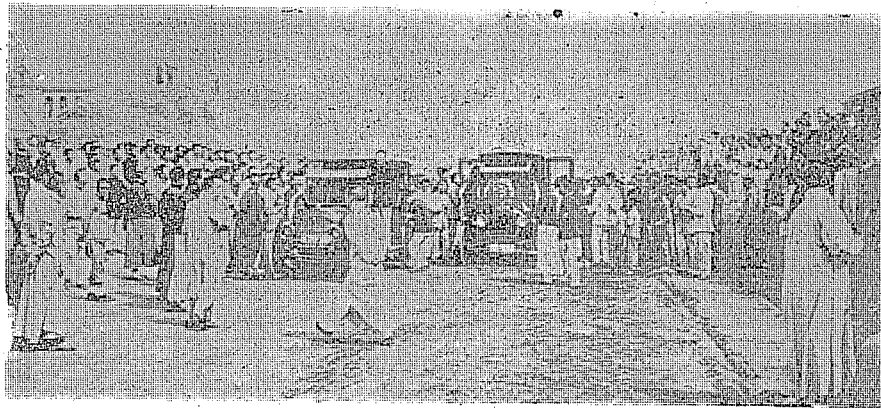
四、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這
是不避「俗字俗語」的變相。

總而言之，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和前述
四條，只教人們怎樣寫文章或寫信。也就是只接
觸到文學革命的文體——以白話文代文言文，未
談到文學的內容。

我們發現新文學運動者對中國幾千年來的文
學，似乎都抱著仇視態度。以胡適為首，即說：
「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學都是死的，都
是用已經死了的語言文字做的。死文字絕不能產
生活文學。所以中國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學，只
有些沒有價值的死文學。簡單說來，自從三百篇
到於今，中國的文學凡是有一些價值，有一些兒
生命的，都是白話的，或是近於白話的，其餘的
都是沒有生氣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陳列品！
」「何以水滸傳、西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可
以稱為『活文學』呢？因為他們都是用一種活文
字做的。若是施耐庵、邱長春、吳敬梓、曹雪芹
，都用了文言做書，他們的小說一定不會有這樣
生命，一定不會有這樣價值。」(建設的文學革
命論)



「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示威遊行，高呼口號
「打倒賣國賊」！」



北京高師學生示威遊行被憲警逮捕獲釋返校之時情形。

又說：「古文死了二千年了，他的不孝子孫瞞住大家，不肯替他發喪舉哀；現在我們來替他正式發訃聞，報告天下『古文死了，死了兩千年了，你們愛舉哀的請舉哀吧！愛慶祝的，也請慶祝吧！』這個『古文死了兩千年』的訃文出去之後，起初大家還不相信，不久就有人紛紛議論了，不久，就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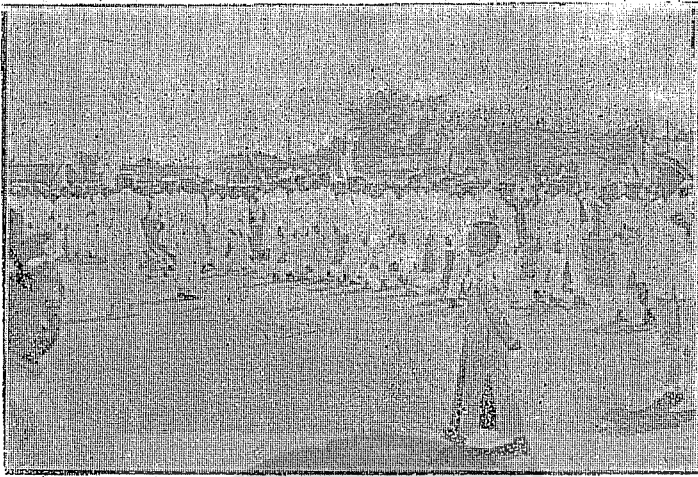
號啕痛哭。那號啕痛哭的人，有些哭過一兩場，也就止哀了；有些一頭哭，一頭痛罵那些發訃文的人，怪他們不應該做這種『大傷孝子之心』的惡事；有些從外國奔喪回來，雖然素同死者沒有多大交情，但他們聽見哭聲，也忍不住跟著哭一場，聽見罵聲，也忍不住跟著罵一場。所以，這種哭聲罵聲至今還不會完全停止。但是這個死信，是不能再瞞的了，倒不如爽爽快快說穿了，叫大家痛痛快快快幾天，不久他們就會節哀盡禮的；即使有個『終身孺慕』的孝子，那究竟是極少數人，也顧不得了。」（文學革命運動）

現在，我們且來看看：（一）、二千年以來，古文學果真死去乎？從胡適這段文字中的「終身孺慕」「節哀盡禮」的詞句，就知文言文不能完全死去。我們俱知：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體，但欲以此一時代文體而盡否定前代文體，則恐不免蹈「見識淺陋，識論怪謬」之譏。再看胡適的「先母行述」即用文言文寫成。雖然他說「此篇因須在鄉間用活字排印，故不能不用古文」，但我們看不出，白話文在鄉間用活字排印，何以就辦不到？只因文言文的價值未可完全抹煞之故也。（二）、文言文沒有死，你們偏說死了，且要發訃聞，這不是怪謬之論嗎？章太炎沒有哭，黃季剛沒有哭，熊十力、馬一浮沒有哭，從國外回來的嚴復、辜鴻銘沒有哭；他們在笑，哈哈大笑，笑你新文學運動者在癡人說夢、白日做夢、自我解嘲。因為「李杜文章在，光芒萬丈長」，想用一篇訃聞就把中國二千年來文學咒死的人，只是「蟬嘶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而已。有人（如曹聚仁）說章太炎的文章及身而絕，但我們看到今天仍在青年一代的文學博士徐芹庭、張夢機等人身上開了花，結了果。

朱經農曾有一封「致胡適書，討論『文』『白』之爭」，全文如下：
適之足下：

新青年第四卷第四號已收到。現在講文學革命的大概可分四種：
第一：改良文言，廢止白話。
第二：廢止文言，而改良白話。
第三：保存白話，而以羅馬文拼音，代漢字。
第四：是把文言白話一概廢了，採取羅馬文字作為國語。（這是鍾文毅先生的主張）
這第四種，弟是極端反對，因為羅馬文字並不如漢字簡易，並不如漢文好。凡羅馬文字達得出的意思，漢文都達得出來。捨己之田，以耘人之田，似可不必。拉丁文是死文字，不用說了。請看法文一個「有字，便有六十種變化。「比孫行者七十二變少不了」）試問今天把漢文廢了，要通國人民都把娘肚裏帶來的聲調腔口，全然拋卻去學那ABC D可以做得得到嗎？那就歐洲而論，英、法、德、意、葡、丹、荷，各有方言，各有文字，彼此不能強同，至今無法統一。德國人尚不能採用法文，英國人尚不能採用俄語。何以中國人卻要廢了漢文，去學羅馬文字呢？廢去漢文，採用羅馬拼音法，一切白話皆以羅馬字書之，請教「詩」「絲」「思」「私」「司」「師」這幾個字用羅馬字寫起來有何分別？如果另選新名代替同音之字，其弊亦與第四種拼音主張相等。因為不自然，不易記，並且同音之字太多，造新名亦不容易。至於第一、二兩種，應當相提並論。（1.改良文言，廢白話。2.廢文言，改良白話）。不講文學革命則已，若講，必於二者擇一，二者不同之點，就是「文言」存廢問題。有人說，文言是千百年前古人所作，而今已成「死文字」，白話是現在活人用品，所以寫出活潑潑的生氣滿紙。文言既是死的，就應當廢。弟以為文字死活，不是如此分法，

古人所作的文言，也有「長生不死」的，而「用白話做的書，未必皆有價值有生命」。平心而論，曹雪芹的紅樓夢，施耐庵的水滸的史記，未必就「死」了。我讀項羽本紀中的樊噲，何嘗不與水滸中的武松、魯智深、李逵一樣有精神呢？其餘爲漢高祖、荆軻、豫讓、聶政等，亦皆活靈活現。就是足下所講的老洛舊詩：「羊兒在欄，牛兒在家，靜



五月七日上海南洋公學學生列隊遊行時之圖照。

悄悄的黑夜」，比起詩經裏的「鷄棲於埘，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其趣味也差不多。所以，我說：文言有死有活，不宜全行抹煞。我的意思，並不是反對以白話作文。不過「文學的國語」，對於「文言」「白話」，應該並採兼收，而不偏廢。其重要之點，即「文學的國語」，並非「白話」，亦非「文言」，須收文字之精華，棄卻白話的糟粕，另成一種「雅俗共賞」的活文學。

胡適答朱經農「什麼是文學的國語」說：

經農足下：
第三種文學革命（保存白話，用拼音代漢字），是將來總該辦到的。即如來信所說：詩、絲、思、私、師等字，在白話裏都不成問題，為什麼呢？因為白話裏，這些差不多都成了複音字，如蠶絲、思想、司理、職司、自私、私下裏、私通、師傅、老師、翻出拼音字有何妨礙？又如「詩」字雖是單音字，卻因上下字的陪襯，也不致錯聽，例如說：「你近來做詩嗎？」「我寫一首詩給你看看。」也不致聽錯的。平常人往往把語言中的字，看作一個一個獨立的东西，其實這是大錯的。言語全是上下文的（Contextual），即如英文的 Rite, Right, Write, 三個同音字，從來不會聽錯。也只是因為這個原故。
第二，來書所主張的「文學的國語」並非白話，亦非文言，須吸收文言（原文作文字，擬是筆誤）之精華，棄卻白話的糟粕，另成一種雅俗共賞的「活文學」，這是很含糊的話，什麼叫做「文言之精華」？什麼叫「白話的糟粕」？這兩個名詞含混得很，恐怕老兄也難下一個確當的界說。

，全用白話的語法文法，但隨時隨地，不妨採用文言裏兩音以上的字。這種規定——白話的文法，白話的文字，加入文言中可變爲白話的文字——可不比「精華」「糟粕」等等字樣明白的多嗎？至於來書說的「雅俗共賞」四個字，也是含糊的字。什麼叫做雅？什麼叫做俗？水滸說：「你這與奴才做奴才的奴才！」請問：這是雅是俗？列子說：「設令發於餘孽，子亦將承之？」這一句字字皆古，請問是雅是俗？若把雅俗兩字作人類的階級解，說我們是「雅」，他們小百姓是「俗」，那麼只有白話的文學是「雅俗共賞」的，文言的文學，只可供雅人的賞玩，決不配給他們領會的。

下：

朱經農說：廢漢字，使通國人讀羅馬字，絕不可能。胡適說是將來總該辦到的。這才是含糊其辭的說法。試看，毛澤東是反傳統、反中國文字的實行者，漢字拉丁化，其成績如何？胡適發明了毀中國文字的妙論，毛澤東則照著施行不誤。但到今天，毛澤東編不出一本「漢字拉丁化」的字典。胡適的信徒如居浩然輩仍有主張廢漢字的謬論，請他們照胡適的妙論編一本「羅馬音的詞典」看看。請你們問問學速記的朋友，他們爲什麼把所記的速符，趕快譯成文字？只因速符一音一字，速符成詞成句雖然易辨，時日一久，便難辨認原記的句意了。而且，靠幾個不懂文字學者的異想天開之論，居然想一舉把幾千年的中國文字，盡行廢除，真又要使人「笑掉大牙」了。

朱經農說的「文學的國語」是「並非白話，亦非文言，須收文言的精華，棄卻白話的糟粕，另成一種雅俗共賞的活文學」。胡適卻用水滸傳和列子中兩個不倫不類的例子來作「胡扯」的狡辯。這只證明胡適不懂文學，因爲從「白話」到

「文學的語言」是有層次之別的。世界上沒有任何一本文學名著是用人們流行的「口語」寫成的。試看胡適的文學作品沒有一篇可以與徐志摩、朱自清等比美，胡適的詩句也是粗糙的，沒有一首詩夠得上美的標準，也無法與朱湘、李金髮、劉大白等人的詩比美。胡適只提倡「白話」的文學，可以說他只提倡「白話」而根本不知也不及於文學，他反對「文學的國語」，卻有人偏瞎捧胡適是「把歷來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學』變成了正宗的『白話文學』，正名為『國語文學』」（李敖）。也使人要「笑掉大牙」了。

新文學運動份子肆意詆譏文言文，然彼等為文，仍需借文言文之辭藻和成語，可見他們一面罵文言文，一方面又偷用文言文的辭句裝門面。胡適說什麼「白話的文法」，是不懂文法之論，但他卻把朱經農唬住了。就今日看來，「文言的文法」與「白話的文法」，在「文法」的分析上，實在沒有什麼分別。因為，「文法」只是一種工具而已，且花十年之功學文言文的論、孟、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比花十年工夫去學白話文而言，則學文言者可以會寫白話文，能讀通白話文。學白話文的卻不見得能讀通文言文，不見得能寫文言文。

新文學運動能擴展的最大原因，是頗投一般青年「好高」「就易」的心理，胡適批評陽明學說是利用這種心理而盛行。而他自已卻也利用這種心理來鼓吹白話文。新文學運動的地位何在？它只是一種表達技巧與方式的改變，是新文化運動中的一個工具，有了這個工具，方能表達思想。新文學運動者常鼓吹他們製定「注音符號」一事，然此仍由章太炎及其弟子根據中國文字的音韻學推陳出新而來，他們想以注音代漢字，迄未辦到，想廢漢字，則永不可能辦到。誰若贊成漢字可以廢除，認為注音或羅馬字可以代替漢字，那麼請從他自己及其家人子女開始，以身示範吧

！
新文學運動是五四運動的主因嗎？這是胡說。它只是五四運動中的一種工具而已。因為白話文適合於標語、宣言、傳單之用。沒有白話文，五四運動的青年仍可用文言去寫標語、宣言、傳單的。五四運動後，蔡元培先生的離京啟事「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迄可小休」的字句，不也全是文言文嗎？有人說，任何人不可用胡適提倡的白話文來批評胡適，也是胡說。白話文在胡適前已有了。水滸傳、紅樓夢、三國演義，早為民間所流行喜看之書。胡適只說：沒有他們的提倡，白話文會遲四十年方始流行。我現在來提倡「吃飯」運動，你們反對我的人，就必須不吃飯嗎？胡適的提倡白話文，固不無微功，然其一偏之論太多，豈可不許人批評？為什麼羅貫中、施耐菴、曹雪芹都沒有斥文言為「死文學」？都沒有因為寫白話文而提倡「反孔」？

新文學運動，對普及教育、大眾傳播工作方面，是有益的；然其主張「廢漢字」「鄙棄古文」「亂改四聲」的結果，已呈露出如下缺點：
一、主張廢漢字：侮蔑漢字之風的普及，連美國的假中國通費正清，也大罵中國象形文字造成專制政體。國內則有半調子文字學者攻擊「六書」，亂說什麼「七書」。
二、主張鄙棄古文：造成「無火焚書」，如今青年一代已讀不懂古書，對古聖賢之學，諸子百家、宋明理學，已莫能明其義蘊。
三、亂改四聲：把一個字的平上去入四聲，改為陰平、陽平、上聲、去聲，使中原正音不復存在，青少年無法接受數千年詩詞文學之美。

新文學運動者的目的達成了一半；中國數千年優美的文化與文學，卻幾乎被斷絕了。現在還有人主張把古文、詩詞歌賦，統統送進博物館去呢！（未完）

顧客至上服務第一的

第一商業銀行

- ◎創立七十七年，分支單位一百多處，國外通匯銀行六百餘家。
- ◎總行：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號
- ◎電話：三六一、九六一—（三十線）
- ◎首創全省收付存款，首創中小企業服務中心，首先實施櫃員制度。
- ◎經營全部銀行業務。
- ◎存款、放款、匯兌、外匯、倉庫、證券經紀商及各種代理業務等。
- ◎特設的存放款服務。
- △全省收付存款。
- ◎憑一本存摺、印章及簽章卡，便可在全省任何分行存款及取款。
- △銀升學存款。
- ◎利息最優厚，儲備子女升學費用最便利。
- △銀住者有屋存放款。
- ◎憑存款金額放數倍的建屋購屋資金，實居住者有屋的理想。
- △銀分期攤還貸款。
- ◎利用購買各種貴重生活用具，既方便，負擔又輕。
- △銀納稅儲蓄存款。
- ◎歡迎公司及個人開戶，便利納稅，其利息所得享受免稅。
- △進口機器外幣貸款。
- ◎向國外訂購機器以擴充或更新設備，可利用本項貸款，期限較長，利息低。
- △銀可轉讓定期存單。
- ◎分為記名式與無記名式，可自由轉讓流通，便利工商企業短期資金之運用。
- △銀綜合存款。
- ◎將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及借款綜合納入一個帳戶，可憑一本存摺隨時存取，借款。